



CISS 海外信息专报

(2020 年 12 月 14 日)

1、《经济学人》：70 年前美中交锋的教训

12 月 10 日，《经济学人》网站刊登《当美中开战时：70 年前美中交锋的教训》一文。文章回顾了朝鲜战争的历史，认为美国之所以遭遇历史上最严重的军事失败之一，是因为过于傲慢自大。美国在二战中伤亡较少，加之对亚洲国家的蔑视，所以当时美国军方有极度膨胀的自信。双方都低估了对方，并且对对方的红线认识不清，最终导致了交锋。虽然最后美中两国都达成了最初的目标，即确保朝鲜半岛的安全、让韩国成为美国在亚洲的缓冲地带，但两国损失了几十万士兵的生命。文章警告，在今天，虽然美中两国相互依赖，但依然存在互相误解的可能性，这种误解有可能随着竞争加深。

<https://www.economist.com/united-states/2020/12/10/lessons-from-the-battles-between-america-and-china-70-years-on>

2、彭博社刊文分析美中实力对比

12 月 10 日，彭博社发表学者哈尔·布兰德斯(Hal Brands)的文章《中国的全球实力超过美国了吗？》。文章指出，国家实力的传统衡量指标集中在人口、能源消耗、钢铁产量、

GDP 等属性上，但是这些指标对于判断一国在国际事务上的表现参考价值不大。因此，文章对在长期的竞争中如何确定国家优势提出了四项指标。一是安全成本和生产成本，二是伙伴网络实力，三是政权形式和软实力，四是应对危机的韧性。文章认为，美国在前三个指标上的表现优于中国，而仅在最后一个指标上还需努力，新冠疫情持续的时间越长，美国的脆弱性将表现得更明显。尽管美国目前在经济、军事、伙伴关系方面优势明显，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的超级大国地位会一直稳固，若美国继续滥用网络力量、过度使用金融制裁和贸易壁垒等措施，可能会鼓励各国寻求退出美国主导的伙伴网络关系。

<https://www.bloomberg.com/opinion/articles/2020-12-10/china-s-global-power-tops-the-u-s-new-measures-say-no?sref=VN1M4Tti>

3、哈德逊研究所分析美军如何面对大国军事竞争

2020 年 12 月 10 日，哈德逊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小安德鲁·克雷皮涅维奇（Andrew F. Krepinevich, Jr.）所著文章《在衰退中找到力量》。文章认为，美国即将迎来大国竞争的新时代，新一届政府必须做好美国国防战略评估。美国已经失去相对于中俄的两大优势：可调动的物质资源和先进技术（公共财政压力限制了美国的军事潜力，军方的技术优势也已被急剧削弱）。由于资源有限，美国军事规划者需要判断应着重于哪些领域的发展。过去三十年中，美军过度重

视在中东地区的军事活动，投入的大部分装备如非隐形无人机无益于提高现代化作战能力。这导致美国如今暴露在拥有错误类型军队、进行错误行动、使用错误装备的风险之中。文章表示，美国需要一种能够“考虑不断变化的安全环境”的军队，将主要精力放在稳定与中国（而非俄罗斯）的军事平衡上，遏制中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发展，同时避免冲突升级为核战争。华盛顿现在缺乏综合作战理念，尽管美中俄三国近期发生战争的可能性较低，但如果华盛顿无法在西太平洋或欧洲地区维持军事平衡，未来可能出现更多的对抗行为。
<https://www.hudson.org/research/16559-finding-strength-in-decline>

4、《外交政策》刊文分析拜登失去左翼支持的原因及影响

12月11日，《外交政策》刊发该杂志主编乔纳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的文章《拜登为何会失去左翼：这将如何有助于他》。文章指出，左翼反对拜登的内阁选择比反对任何前民主党总统的选择更快，拜登已经认识到这一挑战，并做出三点应对：一是在口头上表明支持左翼进步派，二是在内阁成员配置上平衡不同政策偏好与背景，三是谨慎地挑选一些进步派在经济领域担任重要职务。文章认为，与左翼的斗争实际上可以帮助拜登在政治上坚持自己的务实立场，避免说或做任何可能背离其温和派基础的事情。尽管失去左翼的支持并不致命，但对于拜登、民主党和整个美国来说，最好的结果仍然是拜登通过取得足以令大多数支持者

满意的成就来保住左翼和党内其他成员对他的信赖，并通过利用这些成就和疫苗带来的经济复苏建立民众的支持。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2/11/why-biden-will-lose-the-left-and-thats-ok/>

5、斯蒂芬·沃尔特分析拜登团队将面临的外交挑战

2020年12月11日，《外交政策》官网发表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学院国际事务教授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Walt）所著文章《拜登眼中的一流团队，我眼中的一团糟》。文章表示，拜登的支持者认为，他麾下外交团队经验丰富，正准备修复与美国传统伙伴的关系，但保守外交政策的拥护者则表达了担忧，因为拜登和大部分团队人选都曾公开支持2003年伊拉克战争。作者认为，不应根据他们过去的错误，而应根据他们未来的表现来评判他们。没有哪届政府会预料到未来发生的问题，意外事件会破坏既定计划。虽然拜登等人可能认识到单极时代已经结束，美国不可能独自解决所有全球问题，但他们声称仍然愿意尝试。此外，拜登对民主的口头承诺令人担忧，考虑到美国自身的民主危机状态，拜登召集其他领导人到华盛顿“重振自由世界各国的精神和共同目标”可能难以实现。一旦拜登就职，其团队将收到大量请求，彼时将难以判断轻重缓急，也会造成盟友对美国的过度依赖。拜登团队既需要避免单极时代的自大野心，也需要避免特朗普时代的无效混乱。

<https://foreignpolicy.com/2020/12/11/biden-sees-the-a-team-i-se>

e-the-blob/

6、《外交学人》文章分析欧盟与中国的关系

12月12日，《外交学人》网站刊登埃莉诺·阿尔伯特（Eleanor Albert）的文章《中国和欧盟：公私不一致》。文章认为，近来中欧关系出现了明显的公私不一致，具体表现为官方合作声明持续占据新闻头条，然而民间的紧张局势却持续发酵。2020年前3个月，中欧贸易额超过5170亿美元，中国取代美国成为欧盟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中欧正在进行一项投资协定谈判，该项协定已经酝酿7年，本周已进入第35轮谈判。虽然公众对中国经济实力的认可不断上升，但近年来欧洲各国公众对华负面态度也持续增多。文章认为，欧盟对华政策应该采取更平衡的方式，同时需要调和欧盟成员国之间的分歧。

<https://thediplomat.com/2020/12/china-and-the-eu-public-private-dissonance/>

7、ECFR：欧盟与拜登政府跨大西洋谈判的六项行动计划

12月10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表由前瑞典首相毕尔德（Carl Bildt）、前波兰外交部长安德烈·奥莱霍夫斯基（Andrzej Olechowski）等人联合署名的政策建议《关于跨大西洋谈判的六项行动计划》。建议包括：第一，在全球贸易议程上，欧盟应与拜登政府合作，共同主导世界贸易组织的改革。第二，在气候议题方面，欧盟和美国应该采取

共同的碳边境税制度，共同建立低碳交易区。第三，在数字主权方面，如果欧盟希望维护其在数字领域的价值和利益，并确保欧洲人免受虚假信息和网络攻击，欧盟必须从一个监管超级大国演变为一个科技超级大国。第四，在东欧问题上，如果拜登政府对俄罗斯表现出更明显的敌意，欧盟应该让拜登政府参与建立“东方伙伴关系安全契约（Eastern Partnership Security Compact）”。第五，关于伊朗问题，欧洲各国政府应该向拜登政府和伊朗发出明确信号，要求他们迅速恢复对伊核协议的全面遵守。第六，在重新定义和改善与土耳其关系方面，拜登政府和欧洲必须协调各自的政策。

<https://ecfr.eu/article/a-6-point-action-plan-for-a-transatlantic-bargain/>

8、ECFR 刊文分析美国大选后欧洲可能面临的经济威胁

12月9日，欧洲对外关系委员会（ECFR）发表政策研究员乔纳森·哈肯布罗伊奇（Jonathan Hackenbroich）的文章《保护欧洲免受经济胁迫：2020年美国大选后的策略》。文章指出，未来几年，美中竞争将继续对欧洲造成附带损害。中国方面，欧洲经济将面临三项威胁：域外出口管制、惩罚性关税和遏制贸易。美国方面，美欧之间的地缘经济紧张关系不会随着新政府的到来而简单消失，国会很可能仍然处于共和党的控制之下，而一些损害欧洲人利益的经济措施仍可能得到两党的支持。因此，文章认为，欧洲应当利用新政府

上台的契机尽可能地重建跨大西洋关系，具体措施包括：重振跨大西洋地缘经济关系、提出一个欧盟-美国联合对华战略、设立一个跨大西洋经济胁迫问题工作组、培养经济的长期恢复力。文章同时指出，欧洲需要在五个方面多加考虑：多边主义及其局限性、作为和不作为的代价、经济的韧性与报复性、自由贸易、欧盟的统一和效力。

<https://ecfr.eu/article/protecting-europe-from-economic-coercion-strategy-after-the-2020-us-election/>

9、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分析欧洲经济政策改革

2020年12月9日，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发表高级研究员安赫尔·乌维德（Ángel Ubide）所著文章《给欧盟委员会关于改革欧洲经济政策以应对新冠疫情冲击的备忘录》。文章认为，欧洲经济和金融事务专员的首要目标是避免新冠疫情的冲击造成永久性经济损伤。欧盟需要改革《稳定与增长公约》(SGP)，加强经济政策框架，以更好地满足欧洲经济在当前低增长、低通胀和低利率情况下的需求。用于经济复苏的基金及相关计划可提高欧洲经济的增长潜力，但这些计划涉及大量资源的部署，必须实现短期支持和长期生产率提高的结合方能有效保障经济增长。此外，欧盟需要开发自己的资源，比如启动“下一代欧盟(NGEU)”计划，除了稳定欧盟的借贷能力，还应纠正当前各国试图减少对欧盟的资源贡献的问题。作者分析，欧元区的经济架构目前不完整，《稳定与增长公约》是不对称的，其存在迫使各国收紧财政政策

的详细机制，但却缺少迫使各国放松财政政策的机制。因此，发展欧元区的财政能力应该成为优先事项。

<https://www.piie.com/blogs/realtime-economic-issues-watch/memo-european-commission-reforming-europes-economic-policy>

10、皇研所：中国正在成为南部非洲国家所偏好的伙伴

12月10日，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发表由其非洲项目主任阿列克斯·韦恩斯（Alex Vines）撰写的评论文章《中国与南部非洲的债务协议揭示了一个更宏大的计划》。文章认为，受新冠疫情的影响，非洲正在经历全大陆范围的衰退，但许多南部非洲国家在疫情之前就已经陷入经济困境，包括安哥拉、莫桑比克、赞比亚和津巴布韦等国。造成他们经济困难部分原因是它们背负着中国借出的不可持续的债务。但是，中国正在着力改善南部非洲国家的债务压力。根据中非合作论坛（FOCAC）的承诺，中国有意在2020年向非洲国家提供无息贷款以及债务减免。中方正在积极筹备2021年于达喀尔召开的中非合作论坛峰会，希望此次峰会成为新冠肺炎疫情后的一个展示窗口，表明中国是非洲的优先合作伙伴。同时，中国外交官正在南部非洲积极推动抗击疫情的行动，并捐赠相关医疗设备。中国也已加入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并承诺向非洲国家提供更多支持和投资。

<https://www.chathamhouse.org/2020/12/chinas-southern-africa->

debt-deals-reveal-wider-plan

撰稿人：邴钰惠、聂未希、吴迪、钟玉姣

审稿人：马国春、黄萧嘉